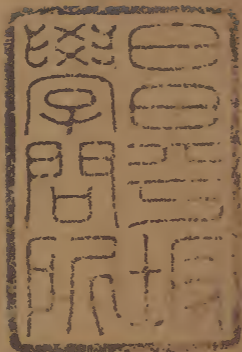


李忠簡公集

卷首至卷一



漢書門類			
一〇二八四	七	一	六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二八四	六	三五
類	號	冊	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84
冊數	6 (2)
函號	315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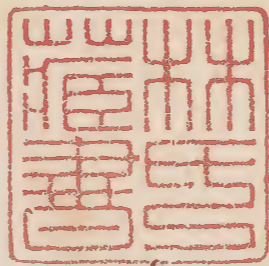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番禹縣志草文庫

温陵鄭

李昂英字俊明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來
遷祖擢安撫助教父天棐贈龍圖閣待制昂英
誕時母黎夢大星降庭因名少雋穎文思絕人
弱冠以春秋首解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丙戌
及第第三人初調汀州推官值江閩寇亂郡無
壁壘力請增陴浚隍備之郡守陳某驚悍常虐
殺軍校又欲造州楮強腹削戍兵昂英爭不聽
徑棄官歸闔郡士民遮留之不得去而悍兵已

閉關殺長吏士民擁之入則以身蔽守反覆開
諭守竟獲免既而朱積寶合礫寇攻城昴英躬
督戰相持五日賊敗敘功特遷太學正丁母艱
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乙未摧鋒戍卒叛時承
平久人不知兵帥守曾治鳳航海潛去漕使石
孝淳復避匿獨庾使黃宓請于崔與之爲守禦
計與之登城撫諭賊羅拜城下昴英與楊汪中
縋城出諭賊露刃林立從容陳禍福不爲動賊
乃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

後與之平賊以昴英多贊畫功召除太學博士
賜對首言天變頻仍人言壅遏乞廣言路以弭
天變上意嚮納尋召試館職除校書兼榮邱教
授辭改沂邸遷著作郎兼屯田郎時方除與之
右相與之力辭不拜上乃命昴英奉御札趨召
除直秘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昴英亦不拜
贛州之命遷大宗丞擢權兵部郎以親老丐外
除直秘閣福建提舉貪吏望風解綬去歲大荒
捐俸以賑與之卒請歸持心喪不許尋丁父艱

文選集 卷首 三
築室墓下聚子弟朝夕講學累召不起淳祐初
杜範入相首薦爲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
允再召丙午始赴奏言陛下斥逐權奸而取容
者猶尸素蓋譏時相范鍾也時史嵩之用事鬻
權爲奸廷臣莫敢言昴英獨請正嵩罪又言陛
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宮媪閣寺
猶未斥是皆更化之累上喜其直書名御屏擢
右正言顧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憚
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疏建儲言

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起用昴英復奏嵩罪
浮四凶當投之荒裔不報率同列抗劾又不報
乃慷慨再疏曰臣列嵩奸狀踰旬不報陛下不
過欲保全大臣第事有害大禍深與國不兩立
者嵩之包藏禍心真元姦巨蠹何足寘念乎上
爲動容卽與嵩之宮觀時執政陳鞞狠復自用
京尹趙與憲恃皇族橫恣復疏劾之上卻其疏
昴英引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
退有旨在外差遣諸生以詩餞諸國門聞者壯

文溪集 卷首 三
之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改漳州俱辭不赴家
食杜門會權鄉帥邱迪嘉滯刑殘戮移書誠之
不悛遂繳誥勅留郡庫乞辯平民之寃迪嘉稍
戢於是全活數百人然亦以此中奸愼褫閣職
淳祐壬子徐清叟叅大政力薦之上思其賢起
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
寃澤物爲任劾賊貪決寃滯一道肅然置平糴
倉罷官酤民甚便郡人崇象祀之諸崗負險盤
據乃申嚴保伍使相糾察且諭崗酋率子弟詣

臺揭爲人孝弟一章解義以訓飭之酋豪各錄
本歸私相告諭自是不復爲梗詔以其本頒示
天下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除大宗正卿兼國
史編修實錄檢討時方諱言上殿一疏譏切時
事左右皆側目會有西太一之幸又抗言四郊
多壘正卧薪嘗膽時湖山遊覽輦還必暮意外
可虞上嘉納除兼侍講時皇子行冠禮進太常
卿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擢
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屬董盧二巨閹竊弄威福御史
洪天錫累疏攻之罷職昂英再疏曰邇來北司
專恣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之俄解言職中
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乞與俱貶
留疏拜辭卽與天錫出國門時人咸惜其去時
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
不赴上屢有大用意竟爲愴嬖尼焉洎歸卽澹
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賜
其所居額曰久遠曰文溪曰嚮陽堂寶祐五年

丁巳秋一夕大星隕舍東越數日昂英卒年五
十有七謚忠簡昂英天性勁直議論英發其文
簡而有法婉宕多姿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
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接物盎然寬和至于臨
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
卷行於世州南江中有海珠石昂英讀書其上
後人因祀焉有司復祠於城北

廣州鄉賢傳

番禺後學潘楫元撰

李昂英字俊明番禺人少雋穎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鄉薦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丙戌進士第三人授汀州推官時江閩寇相挺郡守陳孝嚴鷙悍暴虐部卒構亂昂英討平之敘功特遷太學正以母艱去起武學博士未赴會摧鋒卒叛攻廣州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闔郡大震帥守曾治鳳航海潛去庾使黃宥請於崔與之爲守禦計與之令昂英偕楊汪中縋城出諭賊

露刃林立從容陳禍福不爲動賊乃退事聞擢大理司直轉太學博士賜對首言天變頻仍人言壅遏乞廣言路以弭天變語多剴切上意嚮納累遷大宗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丐外除直祕閣福建提舉貪吏望風解印去歲大稜捐俸賑貸所活萬計崔與之卒請歸持心喪不許尋以父艱歸築室墓下聚子弟朝夕講學累召不起淳祐初以吏部召乞祠不允丙午赴闕時丞相杜範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

人皆疑史嵩之所爲廷臣莫敢言昴英獨請正嵩之罪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宮媪闈寺猶未斥絕是皆更化之累上喜其直書名御屏擢右正言顧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疏建儲言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起用昴英復奏嵩罪浮四凶當投之荒裔不報率同列抗劾又不報於是自再疏曰臣列嵩奸狀踰旬不報陛下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

大臣第事有害大禍深與國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奸賊民巨蠹何足致念乎上爲動容乃與嵩之宮觀時執政陳韓剛狠自用京尹趙與憲恃皇族橫恣并奏劾之上卻其疏昂英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命與外補三學諸生成以詩餞國門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三除外秩皆不赴會權廣帥邱迪嘉淫刑殘戮移書誠之不從而暴益甚昂英繳誥敕留郡庫乞辨平民

之冤嘉乃稍戢全活者數百人然亦竟以此中奸儉落閣職淳祐壬子徐清叟薦起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糾貪墨決冤滯一道肅然擢直寶文閣尋徵爲太宗正卿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時賈似道丁大全用事首疏論之上有西太一之幸復諫曰邊寇方強四郊多壘卧薪嘗膽此其時也湖上遊觀路途迢遞回輦必暮意外可虞上嘉納焉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封番禺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屬內侍董宋臣輩竊弄威福御史
洪天錫疏攻之俄解言職昂英乞與俱貶留疏
拜辭歸隱文溪之上久之召爲端明殿學士僉
樞密院事辭不赴上嘗賜其所居額曰久遠曰
文溪曰嚮陽堂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昂英誕時
母黎夢大星降于庭卒前一夕有大星殞舍東
闔城駭觀知其上應天星也天性勁直議論高
邁其文簡而婉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
祥皆推服之平居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
節處大難毅然不可奪所著有文溪存稿行世
廣州南江有海珠山昂英讀書其上後人因祀
焉有司復祠於城北

忠簡先公行狀

孫殿苞撰

公諱昂英字俊明別號文溪初祖邵宋侍御史
由豫章至南雄四世祖承奉大夫僊之始自南
雄溪塘鎮遷於番禺鷺岡村傳六世至奉直大
夫天棊公生五子公居長焉生宋寧宗嘉泰元
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巳時將誕母南海郡開
國夫人黎氏夢大星降庭因名少雋穎絕人長
讀書海珠山博學多識一覽成誦嘉定壬午弱
冠以春秋首薦於鄉菊坡崔公深器之諸老見

其文咸謂當遜一頭地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春闈知貢舉官鄒應龍得公文欲置首魁而公治春秋或曰上始卽位宜崇帝王之學時帝方諒陰遂以台州王會龍書義第一而屈公鼎魁三名洪平齋徐梅堃諸公皆異其才以爲南方間氣由是名動海內如景星鳳凰士爭先快覩初授汀州推官州守陳孝嚴鷲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公料其禍必至力請增陴浚隍以備不虞適守虐殺兵校

十數人又欲造州楮强戍兵克口券公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公厲色呵之徑棄官去方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盍回救民命洎回則悍兵王寶已閉關殺吏矣士民乃擁公入公以身翼守諭賊退而賊鬪然必欲得守公叱曰若欲得守盍先害我自投於地衆咋舌共掖公起乃散去守始獲免旣朱積寶合礫寇攻城公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略躬督戰相持五

日戰二十餘合賊敗走功聞於朝有旨特遷二
秩除太學正未行是年壬辰十月繼母夫人潘
氏卒公丁艱歸番禺端平乙未服闋除武學博
士未赴會廣州摧鋒軍戍建康歸不踰嶺復更
戍江西戍卒皆怨卒有會忠者相率爲亂焚惠
州二月遂圍廣州聲言欲得連帥幕屬而甘心
焉帥守會治鳳聞之航海潛遁石漕孝淳避寇
水之南獨庾使黃公歲請於菊坡崔公權宜措
守菊坡乃登城曉以禍福賊羅拜城下而公獨

毅然偕經幹楊汪中縋城出諭賊賊擬刃欲向
公公不爲之動從容明利害順逆以感動其心
賊皆聽命而首謀者懼誅終不肯降公知其黠
不可口舌說徑歸厲兵秣馬遂啓關擊賊賊知
有備遁去事聞除公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
宜文字起菊坡鄉帥指授諸將悉力討賊不數
旬而定一道生靈賴以安公贊畫之功居多召
除太學博士丙申至京陛見賜對帝曰前此五
羊之寇卿能縋城諭賊可見膽略公奏曰疎遠

小臣辱陛下簡記豈勝感激因賜公以金公首
言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
不故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
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
習乘間而官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
門又言願陛下赫然發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
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
幾如是而不及郢之歎凡數千言帝皆納之丁
酉嘉熙改元歲當秋闈公被命衡文取劉必成

爲解首人咸稱爲得人戊戌召試館職除校書
郎兼榮王府教授辭五月改授秘書郎兼沂王
府教授遷著作朝散郎兼屯田郎官時朝廷屢
召菊坡崔公爲右相不至帝以公遊菊坡之門
俾奉御札還召菊坡因除公直秘閣知贛州而
菊坡固辭不行公還朝亦辭贛州之命尋遷知
大宗丞擢權兵郎公以親老乞外便養蓋是時
奉直公年已六十有四矣帝從其請遂除直秘
閣出爲福建建寧憲倉提舉己亥奉奉直公之

任建寧甫下車貪吏望風解印去歲大饑公多方賑濟捐俸以助之活者甚衆是年十二月菊坡崔公卒訃聞公請於朝乞歸服心喪不許會臺臣彭方以風聞劾公公遂奉奉直公歸番禺還至江西臨江城南慧力寺奉直公以病終焉時嘉熙四年庚子十二月十九日也淳祐辛丑奉柩歸里哀毀終喪壬寅十二月奉葬於增城南鄉嶺大面山親書以紀因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累召不起甲辰廣帥方大

爲解首人咸稱爲得人戊戌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榮王府教授辭五月改授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朝散郎兼屯田郎官時朝廷屢召菊坡崔公爲右相不至帝以公遊菊坡之門俾奉御札還召菊坡因除公直秘閣知贛州而菊坡固辭不行公還朝亦辭贛州之命尋遷知大宗丞擢權兵郎公以親老乞外便養蓋是時奉直公年已六十有四矣帝從其請遂除直秘閣出爲福建建寧憲倉提舉己亥奉奉直公之

任建寧甫下車貪吏望風解印去歲大饑公多方賑濟捐俸以助之活者甚衆是年十二月菊坡崔公卒訃聞公請於朝乞歸服心喪不許會臺臣彭方以風聞劾公公遂奉奉直公歸番禺還至江西臨江城南慧力寺奉直公以病終焉時嘉熙四年庚子十二月十九日也淳祐辛丑奉柩歸里哀毀終喪壬寅十二月奉葬於增城南鄉嶺大面山親書以紀因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累召不起甲辰廣帥方大

琮行鄉飲禮請公爲僕旣而大琮復立四先生祠四先生者公與校書古成之秘書溫若春正言郭聞也蓋謂公之行誼可以媲美古人故生與古人同祠焉乙巳立齋杜公範入相首薦公曰李昴英好監司也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再召始幡然改曰權姦去國衆賢拔茅正朝廷清明時也吾敢有遐心乎丙午夏赴闕帝曰卿去國幾年公奏曰臣以嘉熙三年叨福建庾節以臺臣劾去因進二劄言范鍾之昏耗建儲之

遲遲史嵩之奸邪吳知古之詭秘又言欲培養
根本莫先於久麾節之任欲網羅英俊莫先於
寬資格之拘每劄中讀至一事帝必從容問之
讀畢帝又問曰外間有何所聞公奏曰臣之所
聞已盡見於奏劄中矣帝深嘉納且書御屏紀
姓名杜丞相範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忽相
繼暴卒人皆疑姦相史嵩之所爲而廷臣緘默
無敢言者公獨斥言不避廷紳學校始相繼論
列乞正姦相之罪以伸三賢之寃十月擢右正

言帝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
之除兼侍講公感激親擢知無不言首抗疏乞
早正儲貳且曰正天下之大本貴乎豫定天下
之大計貴乎果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內之望成
謀堅凝所以釋人心之疑言極懇切既而史嵩
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朝論洶洶公與殿中侍御
史章琰監察御史黃師雍復奏史嵩之譎詐貪
婪狠愎殘忍罪浮四凶盍遠竄荒裔不報又率
同列抗疏亦不報公獨再疏曰臣疏列史嵩之

奸狀踰旬不報屢入催奏未聞制可陛下一則
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臣何敢不將順
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兩立者嵩之包
藏禍心竊據相位乃賣國之賊臣蠹國之盜臣
擅國之強臣誤國之奸臣將爲害國之亂臣疏
三上語益切帝爲動容卽日與嵩之宮觀勒令
致仕十二月公上殿復劾樞密院陳韓臨安尹
趙與憲未及讀劄而帝卽問所論謂公以陳
韓趙與憲對帝却其疏不納公引帝稱復奏帝

怒拂衣入宮公留其疏於御榻再拜而退諫議
大夫鄭采因乘間劾公又喚同列再疏有旨罷
公言職與在外差遣翰林學士李韶上疏留公
不允遂出國門三學諸生用李師中送唐御史
介韻餞公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
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持幟郊
迎里閭詫爲盛事踰年丁未十一月三省同奉
旨除公知贛州十二月三省復奉旨公依舊直
秘閣除福建提刑又改公知漳州俱辭不赴戊

申九月又致書於鄭丞相清之求免知贛州時
庸齋趙公汝騰有三老入士之薦三老李公韶
陳公愷徐公清叟也八士公其一也所謂國之
干將莫邪者也天下聞公之風咸謂有唐子方
劉器之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已酉權鄉帥
邱迪喜妄指平民爲盜攝倅陳知章復恣爲羅
織淫刑以逞戮及無辜公移書迪喜諍之喜不
聽而暴愈甚公遂繳誥勅留郡庫乞辨平民之
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爲僉壬所陷

竟禡閣職免新任公聞之怡然賦詩曰旦喜一
方全性命何妨三字減頭銜其勇於爲仁如此
淳祐壬子十月徐公清叟參知政事又力薦公
帝思公賢遂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憲使兼知
贛州公慨然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劾贓貪決冤
滯一道肅然置平糴倉以惠饑氓罷官酷聽民
自釀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爲便郡人崇像祠之
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爲亂公申嚴
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臺

訓治撥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解義以訓飭之會豪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嚮化無復爲梗徐公清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爲矜式課治天下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詔除大宗正卿赴闕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賈似道丁大全方用事公首疏論之又上殿奏劄援唐憲宗之言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爲戒

當力諫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時宰左右皆側目帝將有西太乙之幸又抗疏力諫其略曰方四郊多壘此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帝嘉納除兼翰林侍講學士時皇子忠王冠卽度宗也復進公太常卿爲之贊禮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侍右侍郎尋除龍圖閣待制尙書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監修國史封番禺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竊弄威福御史
洪天錫公所薦也三論之不報遂解言職以去
公乃直前敷奏其略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
當修人事以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
怒何從而釋耶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
去之紀綱紊矣是非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
孰大於此疏上不報公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
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
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
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遂留疏拜辭與
御史俱出國門搢紳士庶祖餞者絡繹於道咸
惜其去時寶祐三年乙卯也公遂歸隱於羊城
文溪之上又於城北白雲山構文溪小隱軒玉
虹飲澗亭遨遊山水間漁釣自適著書行於世
自是無復仕進意矣時軍國多務帝屢有大用
意竟爲憮嬖所尼尋有詔除公端明殿學士僉
書樞密院事公乞辭不赴帝念公賢因賜其所
居扁堂曰久遠里曰文溪洞曰嚮陽御書大字

賜之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遠近駭觀後數日而公沒時宋理宗寶祐五年丁巳秋八月初九日也年五十有七聞於朝錫諡曰忠簡葬於增城縣雲母里豐湖山癸向之原景定三年壬戌漕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公於海珠山咸淳九年癸酉士人又請於郡與崔菊坡合祠明嘉靖十五年丙申舉人倫諫梁津李鸞曾貫周懋德黎文表等以合祠湫隘又請於僉憲李公默特祠祀公於城西後以稅監逼擾萬曆二

十九年辛丑督學袁公茂英復改建新祠於雨帽街備倭府故址有司春秋專祭今祠地入爲尙王府而俎豆於海珠

論曰先公之生也夢大星降庭而生及其沒也亦以大星隕舍而沒豈偶然哉觀其由筮仕以迄宦成皆以直節侃侃於時百世而下讀其書想見其人所謂廉頑而立懦者非先公其誰與歸

忠簡先公事文考

十七世孫瑄朗輯

明楊慎曰自有史冊以來未有宋史若是之多者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可憾者紀一事而先後不同紀一人而彼此互異長不知美短不知委誠哉是言朗忠簡先公諱昉英官理宗朝直節勳名彪炳宇宙而修史者不爲之特傳只附之黃師雍傳中不熟覽宋史者竟以先公政績徒見綱目省誌而已可慨也

昔文中子王通爲隋代大儒而唐修隋史不爲通立傳是時魏徵陳叔達房玄齡杜如晦皆王通門人以通曾孫勳劾侯君集集與長孫無忌善因并惡勳曾祖通故修隋書雖魏徵爲總裁陳叔達秉筆竟畏無忌不敢爲其師作一傳後宋景文修唐書始附通名於其弟王績暨曾孫王勃諸傳中至明嘉靖九年通乃得與后倉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從祀 聖廟况先公孤忠突兀理宗雖有南

人無黨之稱而屢疏權奸糾劾三世丞相史嵩之之罪烏知其子若孫與門生故吏子弟雖宋亡而恨猶在不爲之切齒如王通乎乾隆壬申秋七月 當事大人延董浦杭太史爲吾廣書院山長甫至卽札請 諸大人送先公與黃文裕公兩神位入祀院中紳士爲之稱快今癸酉上元太史顧山舍適見先公集板與海珠舊誌半爲朽敗因囑朗首倡族人重新更命朗兩兒大生大作監刻不日而

成憶自曾大父天曹公重刻百餘年集中暨
先考為先公行狀者俱已矇壞而太史力勸
重新與海珠誌一朝刷竣誠為忻忭因并輯
先公事文附錄以便考覽瑄朗崇樸謹識

○李昂英傳

載仁和邵經邦弘簡錄邦正
德進士學者私諡弘毅先生

李昂英字俊明廣州番禺人父天棐母黎氏夢
大星降庭而生長從崔與之游弱冠登上第考
官稱為南方間氣調汀州推官平反民獄郡無
冤者守陳孝嚴鷲刻下倉卒致變昂英委身直

前脫之虎口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循州戍卒
亂由惠州直趨番禺守帥曾治鳳潛遁昂英與
崔與之皆家居提兵討賊廣城被圍昂英絕身
而出諭賊禍福歛兵退城賴以完事聞理宗褒
其膽略召為監察御史首疏畏天變恤人言追
斥王安石叛經之罪一時氣節凜然擢閩粵提
刑貪吏望風解印淳祐初杜範與劉漢弼徐元
杰偕薦除朝請郎直秘閣抗言時事一定國本
二去權奸三斥宮媪闈寺值三賢暴卒昂英奮

激論列稱其冤抑士論壯之進秩朝奉大夫兼侍講益自感勵知無不言三疏嵩之奸譎貪殘罪浮四凶宜遠投荒裔至引上裾不納外授主管建康府三學諸生作詩送之用李師中送唐介韻有庾嶺梅花香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輿論傳誦未幾遷直寶謨閣進大宗正卿吏部侍郎志在格心時宰側目其忠鯁出於天性竟以世道迫阨不顧而歸作詩爲文抱道自樂親喪廬墓積倉惠民孝弟之化及於尚酋嗜殺之風止於鄉帥尤有出於人情守官常道之外者卒之前數日大星夕隕識者言其死生成繫於天所著有文溪集二十卷文天祥陳文龍加以評論得諡忠簡

○黃師雍傳 載宋史列傳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幹學入太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詔爲楚州官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懼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全殺青師雍不爲動

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師雍恥出史爾遠
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祖謙爲
法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皆薦之師雍慕徐僑
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
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政府
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
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
知遂之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
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

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
院又曰料院與相府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
領嵩之獨相權勢浸盛上下懼禍未有發其姦
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
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右之諷御
史梅祀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
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遷宗正寺簿尋亦
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居住再疏斥
趙綸項容孫史宥之嵩之終喪正言李昂英殿

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竄斥之師雍亦上疏論
列帝感悟卽其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
克莊封還祠頭乞畀嵩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
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
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
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之朋邪
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
所居官琰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籍嵩之家隸
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劾臨安尹趙與憲及

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昂英并及琰鄭竑乘間
劾琰昂英又嗾同列再疏以昂英屬某人琰屬
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闡乃與憲腹心琰
昂英去國竑於是薦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
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未踰月坦攻叅政吳
潛去陳垓爲監察御史時竑與憲坦垓大有合
爲一師雍獨立竑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
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竑
坦等爲起災之由牟子相李伯玉盧鉞語尤峻

坦等偽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楊前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爲至前因發其偽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寀廼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未幾寀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寀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清之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力劾去清之猶冀師雍與貶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師雍爲左史旣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而卒於江西官舍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於衰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甚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人言云

○洪君疇論

載元周密齊東野語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目
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溫陵洪公
天錫君疇一人而已方寶祐間宦寺肆橫簸弄
天綱外閫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
其惡或餌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聲燄真足動搖
山嶽回天而駐日也乙卯元正以公爲御史公
來自孤遠時莫知爲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
爲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
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聳動聽聞矣次

月囊封言古今爲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

小人也謹按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內

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

奪民田密召倡優入褻清禁

先是正月內呼營妓數輩入內祇應

樓攬番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爲聖德之累
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很復之性喜於
凌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
則曰當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
一堂必爲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

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臯流毒屢玷抨彈
藉衣錦威行攫金術今又移其剝越者剝鄞矣
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
文翁必爲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
下累宮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予
祠文翁罷黜臣雖九隕不悔疏上兩日不報君
疇徑出江干待罪於是中書牟子才存叟右史
李昂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陳
乞祠除職予郡宋臣自乞解罷令首尾了日解

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吳燧勉回供
職會立夏日天雨塵土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
木以弭天災又案少司監余作賓后戚謝奕懋
至五月復疏都知盧允升門局董宋臣及內司
諸吏怙勢作威奪民田伐墓木等事盡言不諱
直擣其姦疏留中不下止令尙書省契勘內司
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內司諸吏職事而已公論
爲之抑鬱大宗丞趙崇嶠上時相謝方叔惠國
書略云竊惟今日闔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

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
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不
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
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過之理矣大丞相不可
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
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
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謝君得
書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
而公去國矣太學生沈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
乞留君疇且曰天錫左遷豈非罰其不當言宦
官之過耶李衢朱應元之分察豈非諭其不復
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鳳同日超遷故大昌
丁大全之並遷臺長豈非賞其不敢言宦官之
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默憤天錫之嘵嘵右遷
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既
而三學亦皆有書常丞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
如一家之中強奴悍僕作姦犯罪爲人子者泣
涕而告其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

之不勝則諸闈所畏者誰歟右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視南衙將至於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繳吳燧儀曹之除謂近者天錫拜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俱留去則俱去既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挈家不喪女不憚暑則可俱去今當奈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內侍往還應干文字悉由通進司投進自知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趨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璫恭聞聖訓以爲爭田伐木皆王禰舊事臣費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量作處分下則彌縫事體安恤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弟除朝士而嗾之也既誣臣以教天錫攻內侍之事又誣臣以啓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時矣從此

爲宰相者必將共宦寺結爲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筆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數日除天錫太常少卿而君疇已在汶上矣朱應元旣爲御史月課乃首劾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責之略曰溫陵洪公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骯髒之譽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頸以聽乃及文溪之左螭時煥之倉節豈以其近言二璫頗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所惡者邪信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橫三尺童子恨不嚙之洪公因衆怨出死力以決之貂璫逐臺諫豈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有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館閣亦上廟堂書勸以去就力爭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旣不能勝二孺乃簧譖於上謂內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強察官之判所以上罔聖聽況臺吏之家資極富若使薄錄其家儘可上裨

國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御史臺點檢楊昇金永隆楊叔茂牒送臨安府根勘籍沒家財各行黥配以快其憤焉初意欲令臺胥妄供以污君疇賴上察其姦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躡除副端未幾謝相罷而二孺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率履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匭以攻謝相爲名力詆君疇云竊見洪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爲觸邪牙爲指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爲急務以剪除上

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風旨爲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捨豺問狸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其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翦方叔之羽翼豈怒其掃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劾內侍之過也吳燧以改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昉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賍盈惡貫以置典憲亦曰爲內侍泄寃也貪繆之相誤國殄民逐之已晚亦曰爲內侍翻本也一

犬吠形百犬吠聲向者李昂英直前奏劄嘗謂
 天錫為方叔私人矣游攻內侍實出方叔指嗾
 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典刑使
 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
 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聲自養
 之罪復申前庶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
 等規屏斥盡除學籍毀抹綾紙備榜監學曉諭
 而朝旨亦有聽讀指揮雖紛紛若此會不傷二
 孺之毫毛至庚申歲吳丞相柄國始以外祠斥

焉景定辛酉起君疇為廣東計使甲子八月以
 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為侍御史
 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關會之弊
 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
 辭旋昇職名出帥閩焉公在閩閩日嘗書桃符
 云平生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蓋其剛
 勁之氣未嘗一日少沮也

○跋會子美

子美名士倬

萬言書稿

宋文天祥跋語載文山全

集原嘉靖丁卯監察御史朱瀚已
 附入先公集末今移此以便考覽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
文溪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天祥
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
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
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
之所欲言他日爲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
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於期
集所

○嘗讀文山先生文觀其稱引菊坡文溪二先

正愧讀書不多於文溪之行實述作無所考
近得本集於壁山連日繙閱不能釋手去古
日遠前輩之風益可愛重是集之刻也何可
少哉文山之文敬錄以備集後之簡

嘉靖辛卯秋九月下澣前監察御史蒲損岳
朱澗拜手書於文峯琢玉臺

○白沙陳獻章語錄

論先忠簡載道體門

子謂李文溪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
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

已悲 陳子曰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

○夢崔清獻坐床上李忠簡坐床下野服搭

颯而予參其間

載陳獻章白沙詩集各詩一首今錄先公一章

宋史記中堪列傳菊坡門下豈無人彈文驚世

頻登閣散髮從師懶着巾嶺海一星原屬李古

今全華總歸陳山齋夢破公何在夜半歌聲徹

四鄰

○遊龍霧洲覺海寺次李文溪壁間韻

自註名昂

英侍郎五字○載宋

文天祥文山集中

闍黎鐘後訪團蒲江色漫漫晝欲晡一笛梅邊

何滿子千簑蘆外筆頭奴急風吹鴈還家未新

雨生濤到海無本是白鷗隨浩蕩野田漂泊不

為孤

○朗按先公集中有重九遊覺海寺詩但七言

絕且用刪韻無虞韻律詩時宋社已屋先公

之文盡為昆明劫灰至元所存皆公門人李

春叟之刻而已明季板復無存曾大父刻時

已失其半可歎也董浦杭太史為予言杭州

戚屬有先公原集高可五寸許聞之悵然神物有靈延平其終合乎書以誌感

○書忠簡先公集後

載瑄朗大父韞菴公諱文燦天山草堂集

宋詩近俚當時諸公多所未免良由習尙使然亦一代風氣所關也至詩餘則風流跌宕各極其致元人不得不讓爲先驅先忠簡嚴氣正性其人與文皆峭岸令人有不可干之意獨小詞情致斐然曉風殘月何減柳七郎風味比之東坡不至煩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也楊升菴

謂送太守有腳豔陽難駐一詞得名今按集中送王子文知太平州也又謂蘭陵王一篇絕妙可並秦周而集中芳踪任飄泊楊詞品作芳疎任飄泊當是傳寫之誤尙未足怪至謂李公昂名昂英號文溪資州盤石人不知先忠簡之爲寶祐直臣世廣南產遂妄加名字邑里則升菴之博殊不精覈蓋升菴涉獵旣廣偶憶其詞之佳而錄之不暇檢對無異讀坡集而以幼安爲管寧希白爲錢易也讀書論世可易言耶

○培朗曰升菴楊慎詞品謂先忠簡爲李公昂名昂英旣誤矣邇者紅友萬樹詞律載先公城頭月一首并以公昂爲名更訛昂爲昂升菴已誤紅友再誤也又沈氏雄著古今詞評至謂李俊明字公昂更以先公字爲名而并去昂英之名其錯謬尤甚先公當宋理宗朝中原半陷止位居清要非丞相中書樞密之地故西北人知公不甚詳沈氏詞評爵里一本升菴故於公皆云資州而資字乃廣字之

誤升菴云盤石人者盤字乃羊字也集中字畫殘闕廣字脚類資彼旣以資代廣而資州有盤石因石字上闕遂以盤字補之妄以著先公居里先公居廣州龍頭市卽晉五仙騎羊化石之地故舊集書廣州羊石李某著者此也升菴自謂文溪全集予家有之升菴富藏書爲明代冠先公居里與名或爲蠹飽但採其詞因按集中傳記首云李公昂英遂誤截各下一字竟作李公昂而文中有昂英之

名故以公昂爲字昂英爲名相沿日久諸刻
竟以公昂爲名而昂又訛爲昂也昔梁元帝
長子蕭方等字實相著三十國春秋通鑑晉
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唐書宋
史藝文志皆誤削等字意爲等類之等則先
公名字之誤無足怪也瑄朗所見諸史傳載
先公名字不誤者惟元周密明邵經邦陳繼
儒爾按先公諱昂英字俊明廣州城北之水
匯於先公居後是爲文溪因以爲號生宋寧

宗嘉泰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巳時先一夕大
星降庭因以昂名英其行派也寶慶丙戌中
王會龍榜第三人歷官龍圖閣待制尙書吏
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侃侃鋤奸爲權佞所沮
乙卯罷官歸里丁巳秋一夕大星隕舍東越
數日而公歿時理宗寶祐五年丁巳八月初
九日也壽五十七聞於朝得諡忠簡自宋迄
我

朝永垂祀典春秋有司復專祭於廣州珠海山

祠堂因并錄於右庶探先公政績文章者得
詳著爵里生卒毋墮升菴窠曰也

○書先忠簡蘭陵王詞後

載瑄朗一簣
山房冬見集

瑄朗曰先忠簡蘭陵王詞楊慎稱其絕妙可並
秦周載之詞品而集中芳踪任飄泊慎作芳踪
任飄泊先大父韞菴公謂是傳寫之誤無怪也
近見一書載此詞竟去上一段只留下二段更
為可笑又望不斷芳草更迷香絮作望不斷芳
草香絮飄泊竟加泊字以叶上句碧雲杳渺天

涯各不知此句從無用叶者至第三段集中孤
酌住春脚酌脚韻也而彼改為撩天去春脚又
以兩句作一句不特無此體并不成句矣至闌
干猛拍亦改猛拍闌干其韻乖字舛顛倒如是
○書先忠簡城頭月詞後

瑄朗曰先忠簡城頭月詞紅萬樹詞律止論調

收入不註其題

先公名字
訂誤見上

今按集中乃步和廣

帥馬方山贈斗南樓道士青霞梁彌仙原韻

彌仙

居廣州斗南樓
自號青霞道人

萬樹謂此調與少年遊字句同

疑是一詞但係仄韻不敢擅以為一詞故於少年遊下另收之不知城頭月一調乃馬方山原作非先公始也考方山名驥為廣帥經畧安撫使其贈彌仙云城頭月色明如晝總是青霞有酒醉茶醒饑餐困睡不把雙眉皺坎離龍虎勤交媾煉得丹成就借問羅浮鶴侶還似先生否其住持斗南樓道士黎道靜和云陽光子夜開清晝照了無何有弱水蓬萊河車忽動萬頃金波皺紅鉛墨汞相交媾片餉丹成就把握陰陽

一中造化此訣人知否當時唱和二十餘人錄

成一帙刻之

篇長不能盡錄

跋其後云寶祐丙辰上元

日模此詞於羅浮之蓬萊閣一時傳誦彌仙由是知名然是詞或以馬方山起句為名未可知然先公集中亦云城頭月而已

○忠簡先公軒亭舊址

載黃佐廣州誌

廣州城北白雲山西南曰棲霞山下為太霞洞中有泰泉水宋李昉英構文溪小軒及玉虹飲澗二亭舊址

又白雲山寺前公建雲泉亭自為作銘并詩載集中

○除秘書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李昉英轉

朝散郎制

載起居舍人方
大琮外制稿中

勅具官某典禮在魯實惟光輔王室今之藩邸古侯服也朕明俊德親九族爾昉英以鼎甲之彥秘林之選往職茲教其必曰此書姬公所作也中絕而復傳河間之力也教者旣以徽章受賞聽者其亦知朕所以賞教者之意乎爾歸而試紬繹之見其心思必於是被服造次必於是則賞非過而受非忝矣可

○重嘗閱世祖鐵菴忠惠舊集見文溪忠簡公之文斐然成章擅一家之制者矣至於論交則又見其同道相謀同名相信同事相先同處相下之意溢於言表故鄉進士大父澹菴公繕寫珍藏以遺我后者蓋不專在於文將以論其世也然文溪之文甚廣而梓之傳者所遺亦多交於鐵菴甚篤而見之文者傳亦未盡壁山來貳吾郡修葺烏石先生舊墓暇而相從追論二祖遺事大收文集遺文而盡

梓之重即取鐵菴遺事中所載外制二奠章
 二輓詩三哀而獻之以附壁山之梓固以廣
 文溪之傳亦以章同寮世講之義則為二公
 之後者豈不幸歟繼今以往者豈無傳歟昔
 無恤能存簡子命戒於一世尚大三晉之地
 今壁山能修文溪之集於十世之餘當幾無
 恤哉後學忠惠十代孫宗重頓首謹跋

○先公祠

四先生祠 祠為廣帥方大琮建以祀宋校書古
 成之秘書温若春正言郭聞及公四

人公丁父奉直公憂服闋家居講學累召不
 起淳祐四年甲辰大琮行鄉飲酒禮請公為
 僕既而大琮於祠生為公立位與三賢同祀
 謂公行誼可媲美古人顏曰四先生祠公亦
 榮矣

江西贛州生祠

公淳祐十二年壬子十月除直
 寶謨閣江西憲使兼知贛州洗
 冤澤物劾贓貪決冤滯置平糴倉以惠饑民
 罷官酷聽民自釀而薄其征郡民德之崇像
 祠於贛
 城之東

崔李二公祠

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郡紳士請
 於大宦建祠合祀崔菊坡公暨先
 公二人於廣
 州郡城南

廣州府學鄉賢祠

公沒於理宗寶祐五年丁巳
 秋八月初九日至景定二年

辛酉三月邦人士
奉公木主入祀

番禺縣學鄉賢祠
宋理宗景定二年辛酉三月邦人士奉公木主與府學鄉賢同日入祀

賢同日入祀

廣州府城西祠
明嘉靖十五年丙申郡紳士以公與崔菊坡公合祠湫隘因請

於僉憲李公默復建祠於城西官巷以祀公

廣州府城兩帽街祠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督學袁公茂英復以城西祠稅

監逼擾非所以妥先公乃建於兩帽街備倭府故址順治間祠地入為尙王府至今春秋祀典有司專祭於海珠山祠而已

於海珠山祠而已

海珠山祠
山在廣州城南江中公未遇時讀書之所公沒後景定三年漕使洪公天

錫因邦人之請即下帷處建祠以祀至今有司春秋專祭於此昨盡為子孫陪祭者所得咸沾天恩焉

新安縣大奚山祠
先忠簡以靖寇功得食實邑七邑新安縣大奚山其一也

嘉靖間為土豪所據瑄朗族祖太守壁山公諱翺時以部郎報政及家白於巡按王德溢

諸大宦轉督撫姚虞田由是得復姚公更檄新安縣令卜是山形勝特創祠堂監坊表以

彰名跡顏曰錫田餘業以誌先公忠醢所遺庶耕食其澤者時歲伏臘得以虔事無忘先

公○事載南海黃矩洲文集矩洲先生諱袁字子和弘治九年丙辰進士歷官兵部侍郎復先公賜田

記附集末

廣州粵秀書院先賢祠
書院雍正間國朝建以育士者乾隆十七年

冬 當事大人延仁和杭董浦名世駿太史
為掌院到即手札 中丞潘臬諸大人請先
公及明黃文裕公諱佐二人入祀至
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奉木主祀焉

順德縣陳村書院碑像亭 院亭在陳村樟村里
瑄朗曾大父天曹公

建為子姓讀書之所中有亭暨先公
行樂碑像以祀載順德縣建置誌

子孫祠祀者凡五鄉 一在碧江一在沙灣一在
陳村一在石壁一在市橋

凡五鄉

○先公墓

忠簡先公墓在增城縣雲母里豐湖山癸向 載
曆郭棐廣東通誌其
墓公生前自定云

先公事文考補遺

○續宋資治綱目 此段原稿在洪君疇論下
今刻編失附於卷末以俟

他日重
修補焉

綱○冬十二月詔嵩之致仕 理宗淳祐六年

目○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

談正言李昂英 瑄朗忠簡祖名昂英字俊明
而楊慎詞品誤作字公昂沈

雄古今詞評又誤作名俊明字公昂紅友詞
律則誤作名公昂又訛為昂續綱目名作

昂英昂字不作日卯蓋昂昂二字字樣相似
此寫刻一時之誤非如楊沈紅輩行文考覈

之未實也綱目載侍御章談宋史舊板談作
琰從王不從言即一段中章李二人而名已

各異况百家所著古今魚魯之誤其
可勝言耶 監察御

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君乞寢宮祠削官遠
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
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
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
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
大學士永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一

宋 嶺南文溪李昉英俊明著

宋 東莞門人李春叟子先輯

明 十四世孫際明樵懷重編

國朝 仁和後學杭世駿董浦校

○記

肇慶府放生咸若亭記

人與物林林然宇宙間氣之正偏性之靈冥物
不得同於人如其肖形然而同一生意天生聖

文溪集 卷一
人所以厚羣生使各安其受於天者然後無負於天之付託我者每歲誕彌日郡國臣子既辦香祝萬壽於佛老氏之宮必籠禽而林之盤魚而溪之端笏如植視其翬翬而高洋洋而深乃再拜而退筌者羅者爭前期生致以供官之須是猶獄無罪之民徐脫釋以恩之亦稍頓挫困悴矣終不若此不放彼不捕之適其性也三代而後以好生之德脉其國無如本朝禁翠飾罷蜂貢放洛鯉止庖羔見蟲蟻而避卻鷄兔之進

列聖之心卽天之心今天子聰明神武而不殺日月所照露霜所墜皆在聖德包涵中翔走蠢蠕之微孰有出此心天地之外蓋無一物不得其所初不待一日之間縱舍百千萬億以示小惠然故典沿襲久謂不如是非所以歸美報上也故莫之敢改世以是爲尊君一事則揭虔之地崇大爲宜端之放生亭舊不專設始卽送迎之驛又遷之僧廡廡僅扁之寄州枵然大守臣類窘於支吾姑湫褊簡陋之仍雪章侯莅鎮垢

刷蠹剔儉其出勤其積再踰年而後有羨力事
無如此重且急者亟瀕江經營焉七星巖秀鬱
倔奇爲一郡最勝處若屏幃其後役起重陽而
落之臘題曰咸若謂萬物無不蒙被帝澤非止
斯亭歲所放者也做拓華壯簪紳雍容旅進退
輿隸堵立其旁粹風雨有所庇潛龍藩體貌始
稱亭雖三閭而關繫大法當得書雖然君子仁
民而愛物愛出於仁而民又先乎物者也夫子
恐廐焚傷人而馬不問非憇然於物者齊宣不

忍一牛而百姓不見保則所厚者薄矣人主履
大寶位推行天地曰生之大德二千石分土而
治所以流布此德也物吾與且惻然全護况民
吾同胞乎母寃繫如籠閉母橫斂如竭澤母暴
政逞威怒空其室廬離散其妻子如覆巢毀卵
饑溺猶已手拊息噓使仰事俯育熙熙怡怡安
樂之而不自知環千里皆放生亭詎止一林之
棲尺水之泳而已哉必如是始無愧於受而爲
牧之寄侯於仕學優念此已熟其勉潤澤之侯

名勵爲端平朝士云淳祐九年二月旣望

廣帥方右史行鄉飲酒記

田復井民必勞戰復車卒必奔古之泥今之弊固也若夫鄉飲酒昔人歲時講之常尚賢而人趨善先齒而人興遜俗以懿世道以升此禮更千萬世當如一日人情往往樂簡仍陋非有害而憚非小補而忽迂之曰理軍市焉用彼苛之曰起伏煩碎將難行力回古風於二千餘年之後豈易事耶方公大琮之鎮南服也一年政優

二年化周將古飲其州命賓佐日在泮與領袖士討論之林君公琰出一編曰此某人近歲行於泉者足證也余君震洪君天錫取其本參以儀禮頗不合共質之公公曰吾從周於是議始定宏綱細節必攷必據間一二從時宜而可以誼起人習之咸說未旬而熟謀賓介得顧君梅陳君應辰僕則常平使者王公鐸愚何人斯而俾贅僕以德涼齒劣辭不獲迺二月十有二日質明凡在位者顛其幅巾粲其深衣大帶垂垂

方屨几几以次卽其席如植羣喙一默惟獻者
酢者酬者執其事者交際應接翼如檐如莫不
舂頌中度鬯洗也尊勺也爵觶也籩豆俎也樣
上世而新就歌瑟堂廉笙鐘磬在下間合鏗錡
夫人目盛容耳正音油然心之良驩然情之真
自以爲身蒼姬之元而無昌黎不及揖遜其間
之恨盛矣哉主人拜凡七十有奇爵于上篚焉
取于東榮焉洗于尊前焉實于席前焉授與其
他進退升降無算手獻賓主人之黨二百三十

人辯又疑立觀二百三十人旅酬辯旣徹俎始
膝席座以燕漏過三十刻強有力者猶不勝公
靜專肅莊以至送於庠門曾不少懈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所以行之者一積誠定力也禮成諸
友合詞以請曰吾鄉鄉飲酒百年幾見乾道間
龔莊敏嘗行之惜紀載脫遺雖宿輩不可得而
聞公一循去聖之儀制非碣其大略來者將安
稽子與行禮焉此筆宜屬之子因告之曰夫禮
者天理之節文學者所以立也平居視聽言動

文溪集 卷一 五
一之或非是先失其恭敬之本而物欲得以乘之矣一旦動容周旋於廣衆中必周章失措微之不可揜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原其初心以衆人自恕謂若昔聖人非可學而至故自棄至此亦可哀已今師帥蒐講曠典服古器古樂古豈徒崇美名侈美觀要使鄉人士君子秉古心行古道不睹不聞之境儼若對大賓時已克而禮復自然於其家雍於其里恭於其國也忠無一毫愧於古將見暴慢消鬪爭息陶一方之民皆

古觀鄉之效易易蓋不誣唐人飲禮稍倣古耳贊皇公在常登歌降飲人猶知勸裴文獻在宣歌白華等章且有泣者二子亦直聲而公所學過之是舉也禮樂猶備人心感發又當何如衆曰唯至於度數文爲之詳則有編次在此不書淳祐四年三月朔

東莞縣學經史閣記

莞號廣聞邑羅浮址之厚海負之鉅產秀民爲多設學宜稱是淳熙此焉始基開禧丙寅遷大

成殿於西嘉定辛巳因移黌舍其前面勢眊厥
初差易位而當勝處至紹定己丑而後對關齋
廬重作南門纔具體而微亦艱矣世俗吏類急
期會迂化本鞠蔬積弗治老屋將壓新築亦敝
何易也溫陵許公以海內大儒來爲宰士相慶
曰吾邑其幸乎吾道其泰乎嘉熙之元元日公
始廟謁喟庠序圯陋謂第一義不可臯出來橐
十萬授監河張君樸庀繕其事繇殿而廡而祭
器庫而門而庖而溜鼎鼎偉觀乃躬程試收其
雋尤育之淑之員倍給腆衿佩自遠方至于于
絃歌洋洋前此未有也邑有沒入之田一頃八
十三畝有奇金銀爲錢五十萬有奇法當上之
憲臺公請金歸於學繡衣吳公旂素敬公慨然
弗靳繼粟益裕以其錢卽直廬而閣其上輪奐
雄峙博收圖籍皮之萬籤森架士得讀所未見
餽使陳公疇亦捐三十萬相厥役又不足則鳩
節用之贏資其成成而虞其壞儲十萬爲後日
補飭費慮周矣學垂百年草創未完公一手營

文溪集 卷一 七
之學田閱幾令漠不問公獨能增益之然皆其
餘事公之學得伊洛紫陽之心傳所至山斗後
進異時橫經番山規矩嚴條教悉日夜至齋房
與諸生講論有一藝能極口稱獎不中不才者
亦循循善誘卒使爲成人一時席間士皆卓然
有立廣人德之深共建生祠於泮宮之東至今
朔望羅拜其下如初菊坡清獻公自蜀歸聞而
嘉歎方言狀於朝時未識公也公茲來莞人孚
其德望民曰吾父也士曰吾師也公亦愛其民
而子之樂與其士而弟子之縣務雖甚煩劇必
時詣學與生徒接始月書季攷礪術業始立小
學迪童蒙無小無大日講論語中庸而誨以微
旨凡經子厚指教爲文皆有法士習新美文風
丕暢邑人士倣郡庠生祠之先是累大比不薦
一人復有齒賢書者延錢君益長於學遂登儒
科亦教化緒效也蓋公以道爲已任尹一邑則
欲行於一邑如明道先生扶溝興學故事他日
大其用以斯道覺斯民使天下皆在道化中卽

百里規模之克也某弱冠游芹泮公期待之獨厚且嘗至是邑撰杖屨行黌舍敬識其實公名巨川字東甫嘗中異科云淳祐四年二月朔門人朝請郎直秘閣李昉英記

增城新創貢士庫記

曲江以文獻重增城以清獻重清獻起陋巷取巍科至於今六十年矣其間踵名第不乏人文風郁乎日以盛白屋之貧則今猶昔也縣去行都里以千計者四負笈一詣費比中州數倍州

勸駕餽錢緡百此天下都國所無竄儒道敝猶有失其常產者南冠仕進不如北方之多非藝之不敵特病於地遠而發身之難耳淳祐元年聖天子頒興賢詔鳳壘經義詞賦皆預選久鬱忽伸明府何君喜邑人之所喜禮遇視故例有加以風動百里一日升堂語諸生曰愚不敏學製相鄉與衿佩日周旋士習淳古薰然有清獻遺風可敬也漢制習先聖之術與計偕縣實給食將久遠利之亟三百千之損而更掌以學職

聽民持所有抵而出之復入則收其贏什二積
三歲爲羨錢若干新貢士人五十千合所得於
州者可不損家藏銖粒但囊書襍被足以優游
往返先薦送今還試者抑於貢額之狹而激昂
璧水試者皆厚給有差策名飛捷至又助之犒
區條畫目纖悉曲盡士驩然相告曰業患不精
何患褻糧之不克自此西笑惟一意溫故知新
無復向來皇皇焉辦裝之窘將又有清名高節
如前修者出惠豈細哉凡力振人之匱缺必艱

難險阻備嘗之人也君雖身詩書之澤未嘗口
蠶鹽之味而拳拳爲寒酸地若深計其子孫於
無窮是真知斯文之爲重發於良心善性油然而
不可禦天資過人遠甚儻益之問學克拓其功
用將大可觀琴堂主人奮繇布衣屣屨相望貢
士庫乃自君創始他治狀未暇論只此一事已
無忝特筆矣余又怪近世士大夫欲蓋其厲民
之跡必厚於內交士謂游談聚議足以好醜我
濃墨大字足以輕重我也則禮貌焉贈遺焉惟

恐少失權蓋蠢且弱之莫予毒也則漁獵椎剝
苟可以自豐殖無所不至不知一得罪於百姓
已得罪於名教雖日畀之千金安能過鄉校議
政者之喙彼是非之心轉移於小濡沫是賤丈
夫簞食豆羹見於色者烏得爲士乎增城斗絕
一隅學者盡在庠序鄉居惟石灘爲士區至於
深山窮谷家牛犢人耒耜寥寥絃誦聲利於士
信美矣必克周於民而後其澤溥君盍推所以
膏潤後進者施之田里毋苛取毋曲決孰爲之
利必興孰爲之害必除則四民均受撫字賜雖
古魯卓何以加君名籍月湖尚書其祖也月湖
在石城送人赴省有道在功名小之句此意又
超然利祿之表試與友朋味之五年上巳日郡
人李昂英記

廣州新創備安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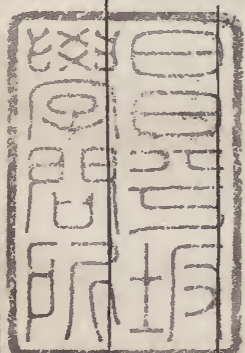
漢以來使粵嶺自陸大夫始携二千金去而人
不非入南者遂以黷貨爲當然刺史一經城門
例四千萬傳聞可愕千餘年間廉牧率載史牒

寥寥晨星中人以上自拔於汚俗者豈特近世
少哉吾州全盛巨舶銜尾籠江望之如蜃樓巖
巖殊蠻窮島之珍浪運風督湊於步豪賈四方
至各以其土所宜貿民以饒侈使家賦額足以
周兵額而羨故用溢而儲實邇來唐兒罕到獅
國編戶以財雄惟桀賊頻嘯重屯婁贅多乎戰
勞乎戍人人得象資級給倍無藝竭其有共億
而州驟貧余三十年所目擊公私氣象繇豐美
入狹嗇歲甚一歲也江湖搖峒錯落巢險苞蘖
出草無時裹鹽嘯羣千百所過尋釁起剽斂膾
寇駛風濤出沒飄忽難孰何水火旱螟不可謂
無備宜豫萬一大調度諸臺力屈富困無可指
殆哉柱史方公十乘來自莆劉公克莊謂公曰
日將漕於南帥唐公璘每言郡計歲缺六萬嘗
攝事稽其籍大約欠四萬然辦未易也公曰州
不難則夫人可自見焉用我輩爲旣至教化焉
古其治獄訟焉時其眠餘力焉治其賦而垢翫
淄蠹迎刃去未嘗嚴趣苛斂民信之租不逋商

樂之稅不慢財用之克政事之以自衣食其軍
外凡不急無益費一切省鳩所餘就百役而又
有餘比及四年得錢以緡計者三十萬別藏之
爲甲乙丙庫庫十萬曰粹一方警遠甚無他鏹
可支取諸此名曰備安所以備非常安遠眈也
聽民以物抵質而微取其息官民相資生生無
窮異時號健敏手科潤屋賣吏家無虛月猶不
足公祗據賦常錙銖與公之天家以公宜南人
難其代許借留又將再考而後得遂所儲安有

他謬巧哉士大夫職思其憂已可書公切切焉
去職之後之思豈譽之沾所至力行好事蓋初
必然乙巳夏五晦狂颶怒突過夜潮不得退復
駕晝潮沓之西北江淫潦適暴至瀕海室廬倏
在四五尺湍浸中凡八千餘家災也公克猶已
溺之之心巡拊賑賑爲錢緡若干臘初大雪三
日積盈尺銀城瑤林羣犬狺狺炎方昔所未見
瑞也公克猶已寒之之心城表寔民與諸營健
兒給有差爲錢緡若干皆庫所獲利豪苾之積

效亦速矣慮患之深智也流惠之長仁也所學
稍出膚寸已如此清獻崔公晚歲卻奉祠之廩
帥鄉部亦不受俸錙銖二萬米斛二千有奇留
州家無何問之倉庫氏則烏有矣人一身所須
幾何貪夫滿意囊匱將遺雲仍曾不足以供駮
子孫一笑用清白留芳厥後必昌穹秩備祿其
來莫禦積之於官者其家之無盡藏也賢者規
來者隨繇三十萬推廣之而百萬千萬可坐而
至也縱無所增益能愛護俾勿壞尚不失爲中
人若夫括羨贏輦獻之巧名色羽化之惟已貴
富是規使邦人緩急失所憑而受其害則中人
以下亦不肯爲也直小人不畏天命者耳獨爲
君子實公所耻淳祐六年正月



李忠簡公文溪集卷之一終

文海集

卷一

古

